

罗米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Willian Shakespeare

Romeo and Juliet

根据 The Cambridge Edition Text,
Blackiston Co. 1944 年版本译出

罗米欧与朱丽叶

〔英〕莎士比亚著

曹未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

上海延安中路 967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875 字数 88,000

1979 年 7 月新 1 版 197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0 册

（原上海文艺版）

书号：10188·99 定价：0.40 元

內 容 提 要

在意大利的凡隆納地方有两个积有世仇的大戶人家。蒙泰格家有个儿子叫罗米欧；开普萊特家有个女儿叫朱丽叶。他們两人在一次舞会上一見鍾情；他們不顧兩家之間的血海世仇，在第二天早晨，便到一个神父那里結下了終生的姻緣。

当天下午，朱丽叶的表兄，好斗的泰鮑特在路上遇到了罗米欧，有意向他挑衅；罗米欧的一再忍讓激怒了他的朋友穆克修的义憤。在一陣爭斗当中穆克修被泰鮑特杀死，而罗米欧为了挽回自己的名誉，也杀了泰鮑特。这样新婚的情人就处在更大的困境了。

罗米欧被判刑流放到芒吐窪去。同时，老开普萊特夫妇却把朱丽叶許配給貴族帕利斯。朱丽叶想尽了办法推脫都无效果，只有再求神父設法。神父給了她一种葯剂，吃下去可以暂时停止呼吸，以便用伪装的死亡来度过这个难关。同时神父立刻派人去通知罗米欧讓他赶来把朱丽叶从墓窖里接到別处去。

一切都进行得很順利，但是在送信的关键上却出了差錯。結果罗米欧誤認為朱丽叶真死，就怀着毒葯赶来决心与她死在一起。

在墓地上，先来了貴族帕利斯，他与罗米欧爭斗了一場之后死在罗米欧的手里。罗米欧在朱丽叶的尸身前服了毒。等到神父赶来的时候，已經迟了一步，只赶上了朱丽叶的醒来时刻。神父在人声当中被惊走了。朱丽叶用了罗米欧的匕首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等到积有世仇的两个大戶人家的家长聞訊赶来，大錯已經鑄成，为了表示悔恨，他倆兩家在这一对情人的尸身前面下决心表示今后永远和好。

人 物

埃斯开勒斯 凡隆納的国王。

帕利斯 青年貴族，凡隆納国主的近亲。

蒙泰格
开普萊特 } 两个有世仇的家族的族长。

老人 开普萊特家族的。

罗米欧 蒙泰格的儿子。

穆克塔 国王的近亲，罗米欧的朋友。

般务利欧 蒙泰格的侄儿，罗米欧的朋友。

泰納特 开普萊特夫人的侄儿。

劳倫斯僧侶
約翰僧侶 } 法兰西斯坎教派的僧侶。

巴尔塔沙 罗米欧的仆人。

山布生
格利高利 } 开普萊特的仆人。

彼得 朱丽叶保姆的仆人。

亞伯拉罕 蒙泰格的仆人。

卖药的一人

音乐师三人

帕利斯的侍从

另一侍从

官吏一人

蒙塞格夫人

开普萊特夫人

朱丽叶 开普萊特的女儿。

朱丽叶的保姆

凡隆納的市民多人；两家族的男女族人多人；参加化装舞会的多人

門警；巡夜的及侍从各多人

致开場白的人

景

凡隆納；芒吐窪

序 詩

〔致開場白的人上。〕

開場白：我們的這出戲出在美麗的凡隆納，
那里有两个門當戶對的大人家，
他們從舊怨里翻出了新仇，
讓無辜的鮮血順着無辜的手上流，
從這兩個死命作對的家族里
生出來了兩個苦命的冤家；
結果，他們可憐的不幸的遭遇
送了他們的命才解除了兩家的積恨，
我們戲台上這兩點鐘的營生，
便是扮演他們的鑄定的悲慘的愛情，
他們兩家父母的那種積重難返的怒火，
若不是為了他們孩兒的死，絕不肯熄解；
為此我特地懇請諸位看官耐心領略，
若是有什么不周，我們一定盡力補報。

第一幕

第一場 在凡隆納。一個公共場所

〔開普萊特家的山布生及格利高利同上，佩劍持盾。〕

山布生 格利高利，我發誓，我們可不能自認倒霉。

格利高利 當然不能，那樣我們豈不是變成煤販子了。

山布生 我說，若是我們不想當煤販子，我們就該拔劍才是。

格利高利 當然，一個人只要還想出头露面，就不該自認晦氣，老蹲在煤坑里。

山布生 只要有東西敢動一動我，我動起手來可是快得很。

格利高利 可是讓你動一動卻不容易。

山布生 蒙泰格家的一只狗都能讓我動的。

格利高利 動手還是動腳，勇敢的人是立定腳跟的；你若是動一下，你就是逃之夭夭了。

山布生 那個人家的一只狗都能惹動我，不管遇見什麼男的女的，只要他是蒙泰格家的，我就一定站得穩穩地，絕不讓路。

格利高利 那才真正証明你是个无用之輩；因为只有最无用的人才老是担心站不稳。

山布生 不錯；女人家正因为无用才老是被人挤在墙根：我要把蒙泰格家的男人推出去，把他家的女人拖过来。

格利高利 吵架是我們两家主人和我們两家男人的事啊。

山布生 男人女人全一样，我这人可不是好惹的：我不但要和他家的男人斗，他家的女人我也一个不留；我要干掉她們的头。

格利高利 女人的头？

山布生 是啊，女人的头，哪一头都行；你爱怎么說都行。

格利高利 看来她們无论怎样都只好受你的了。

山布生 我要干，她們就只好受：我这玩意儿还挺不錯呢。

格利高利 还好，你不是一条魚；如果你是条魚，你可就要軟搭搭的了。快拔出来；有两个蒙泰格家的人来了。

〔亞伯拉罕和巴尔塔沙同上。〕

山布生 我的劍已經拔出来了，你去同他們吵，我来給你做后盾。

格利高利 怎么！想乘我不見，溜之大吉嗎？

山布生 你放心。

格利高利 不，說老实话；我可不放心！

山布生 我們不要亏礼；讓他們先挑衅。

格利高利 讓我在走过的时候瞪他們两眼，看他們怎样。

山布生 好，看他們敢怎样，我来對他們咬大拇指；如果他們不做声，他們就算丢人了。

亞伯拉罕 你是對我們咬大拇指嗎，老兄？

山布生 我是咬大拇指，老兄。

亞伯拉罕 你是不是對我們咬大拇指，老兄？

山布生 （對格利高利旁語）如果我說是，我們是否還算有理？

格利高利 沒有理。

山布生 不是，老兄，我不是對你咬大拇指，老兄；我就是咬大拇指，老兄。

格利高利 你存心要吵架嗎，老兄？

亞伯拉罕 吵架嗎，老兄？當然不，老兄。

山布生 但是如果你想吵架，老兄，我可奉陪：我干這個差事比你一點也不含糊。

亞伯拉罕 好不了多少。

山布生 好，老兄。

〔般務利歐上。〕

格利高利 （對山布生旁語）你說“比你高明多了”；咱們主人的一位親戚來了。

山布生 是啊，比你高明多了，老兄。

亞伯拉罕 你胡說。

山布生 你敢拔劍，才算好漢，格利高利，記住你那一下殺手劍。

〔動起手來。〕

般務利歐 分開，你們這群渾人！

〔將他們的武器打下。〕

收起劍來；你們一點也不分青紅皂白。

〔泰鮑特上。〕

泰鮑特 怎么，你竟然在这般无知之徒当中拔出劍来？

轉过身来，般务利欧，当心你的脑袋。

般务利欧 我只不过劝他們停手，收起你的劍来，

否則便帮我来把他們四下分开。

泰鮑特 什么，劍都拔出来了，还說什么停手！

我恨这个字就同恨地獄，恨蒙泰格的全家，

恨你一般：你当心，懦夫！

〔也动起手来。〕

〔两家各有多人参加混战，然后市民多人和治安官吏持棍、棒、长戟上。〕

官吏 木棒、长戟、月牙刀！全动手！把他們都打下来！

打倒开普萊特家的人！打倒蒙泰格家的人！

〔老开普萊特穿着长袍和开普萊特夫人同上。〕

开普萊特 是誰在这里爭吵？把我的长劍給我，嘿！

开普萊特夫人 拿根拐棍，拿根拐棍！要劍做什么？

开普萊特 給我劍，我說！蒙泰格那个老家伙也来了，

对我舞动着重劍来了。

〔老蒙泰格和蒙泰格夫人同上。〕

蒙泰格 你这坏蛋开普萊特！——不要拦住我，放手。

蒙泰格夫人 你要去和别人吵架，我一步也不能放你。

〔国王及随从人等同上。〕

国王 叛逆的臣民，和平的死敌，

手拿着这柄沾染着邻人鮮血的鋼刀的罪犯，——

他們還不听话？什么，喂！你们这些人，这些禽兽。
你们甘冒严刑重惩，竟敢从你们血管中
放出紫红色的鲜血来，浇熄你们的
恶毒的怒火；快把你们发了疯的兵刃，
从你们血腥的手中抛在地上，
来静听你们的愤怒的王子的裁判。
你们，老开普莱特和蒙泰格，为了
一句不相干的言语，已经引起了三次械斗，
三度扰乱了我们街市上的安静，
让凡隆纳的老年的市民
都抛开了与他们的庄严相衬的装饰品，
用他们的年迈的手来操起古老的刀杖，
刀杖都已经搁得锈了，来消解你们恶毒的仇恨。
从今以后，如果你们再敢扰乱我们的街巷，
我就要拿你们的生命为和平做抵偿。
这一次，你们别人暂且一概散去，
你，开普莱特，同我一道走；
蒙泰格，你等到下午再来，
到老自由市场，我们的公共审判厅去，
听取我对于你们这件事的意见。
再一次不要轻犯死刑，大家散开去。

〔除蒙泰格，蒙泰格夫人和般务利欧外均同下。〕

蒙泰格 是谁把这旧仇又重新惹起？

告诉我，侄子，开始的时候你在场吗？

般务利欧 在我来到以前，你家仆人

就同你家仇人的仆人打得难解难分：

我拔出刀来想分开他们，正在此时

那暴躁的泰鲍特冲了过来，拔剑在手；

一面向我破口大骂，一面就举刀盘顶

对着空气乱砍，飏飏地发出声来，

好象在嘲弄他自己的无用一般：

我们正在这里一来一往地杀个不停，

人却越来越多，一处一处的战做一团，

一直等到国王来了，才将大家分开。

蒙泰格夫人 啊，罗米欧在哪里？你今天看见他没有？

我真庆幸他没有参加这一阵纷争。

般务利欧 夫人，在今天那受人礼拜的太阳神，

还没有从他东方的金窗中探首之前一小时，

有一些不宁的心绪驱使我到外面去散步；

在那般早的时候，在城西门外的

一带大枫树林旁，

我看见你的儿子在那里踽踽独行：

我向他走了过去，可是他看见我来了

就立刻躲进一片树林里：

我用自己的心思来忖度他的情形，

追逼得越紧恐怕越得不到好感，

而且我自己也正有些心绪纷繁，

我于是就劝阻我的意念不去追踪，

正乐得躲开那想要逃避着我的人。

蒙泰格 好几天早晨都有人看见他在那里，
对着清新的朝露增洒他的泪水，
用他沉重的叹息在阴霾上再加阴霾；
但是只要那鼓舞一切的太阳
在东方极远处开始扯开
那大地上的厚重的垂幕的时候，
我那疲惫的儿子便立刻逃避光明溜回家来，
把他自己紧紧地关闭在他的卧室里，
关起他所有的窗，绝不许有一丝美丽的阳光透入，
为他自己制出一个人工的黑夜来：
他的这种行径必定要招惹出不幸与恶果，
除非忠告与良言能把它的缘故移挪。

般务利欧 我的尊贵的叔叔，你可知道什么缘故？

蒙泰格 我不知道而且也无法向他探听个原委。

般务利欧 你可曾用过什么方法向他询问？

蒙泰格 我本人和许多别的朋友都已经试过了：

但是他除了自己的意见，绝不相信别人；
他的嘴那样紧，——我说不出个究竟，——
他保守秘密那样严紧那样稳，
令人一点也不能将它测度或是探寻，
就如同一个花苞还没有将它美丽的
花瓣展开，还没有对骄阳献出了
它的娇艳，就已经被蠕虫咬坏花心一般。

只要我們能知道他的忧郁的来历，
我們就必定竭力設法把他拯救。

〔罗米欧上。〕

般务利欧 你們看，他来了；請你們且退在一旁，
我必定問他个究竟出来才肯甘休。

蒙泰格 但愿你留在这里有点結果，
听他向你說出他的真象。来，夫人，我們走吧。

〔蒙泰格及蒙泰格夫人同下。〕

般务利欧 早安呀，兄弟。

罗米欧 时候还这样早嗎？

般务利欧 才敲过九点鐘呢。

罗米欧 唉！痛苦的时间总是覺得长。

那急忙走开的人可是我的父亲？

般务利欧 是的。是什么痛苦使罗米欧的时间变得这样长？

罗米欧 就是因为沒有那能使它变短的啊！

般务利欧 恋爱嗎？

罗米欧 沒有——

般务利欧 沒有了爱？

罗米欧 我爱的那个，她不爱我。

般务利欧 啊呀，爱情这个玩意儿看起来象是温存，
实际上却那般强暴与蛮横！

罗米欧 啊呀，那爱神的两眼既已經瞎了，
就应该用他的心愿来指引他的行路才是！
我們到哪儿吃飯去？哦！这一堆凌乱是怎么回事？

但是不要告訴我，我全都听說了。

在这里，仇恨已經干了不少事，愛情還應該再多些；

當然，那種爭吵的愛情！唉，愛情的仇恨！

啊，一切的事原來都是無中生有！

啊，沉重的輕鬆！正經的虛榮！

形式完整而美觀的丑惡的雜亂！

鉛制的羽毛，明亮的烏煙，冷的火，病的康健！

清醒着的睡眠，一切的似是而非，似非而是！

我覺得有一股愛情而又空空的不留一物。

你不笑話我嗎？

般務利歐

不，老弟，我倒想替你哭。

羅米歐 真是好人，為了什麼？

般務利歐

為了你那顆好心的痛苦。

羅米歐 怎麼，愛情的不軌就是這樣的。

我自己的悲哀已經沉沉地壓在心上，

如果再把你的加上，那麼我的痛苦，

豈不是更要加重；你對我表示如此關切，

就會在我的已經太多的愁苦上又加一分。

愛情好象是嘆息吹起的煙一般，

把它澄清了，就在情人的眼睛里閃出一點火花；

把它攪渾了，它就成了用情人眼淚滴成的海；

它還是什麼別的？是最拘謹的瘋狂，

是飽漲的毒瘤，是永恒的甜蜜。

再見吧，我的老兄。

般务利欧 慢点！我同你一道走：

你如果这般抛开我就走，未免有点对我不起。

罗米欧 罢了，我把自己都已经抛了；我又不在这里，

这里的人不是罗米欧，他在别的地方。

般务利欧 老老实实地告诉我，你爱谁？

罗米欧 怎么，你还要我在极端痛苦之中告诉你？

般务利欧 痛苦！不，那不用；

你只要老老实实地告诉我就是了。

罗米欧 催促一个病人赶快写遗嘱：

啊，你真忍心，逼一个重病的人说这种话！

说老实话，老兄，我爱的是一个女人。

般务利欧 我猜你是为了恋爱的时候，就差不多猜中了。

罗米欧 你猜的真准！我爱的那个人真美。

般务利欧 我的好兄弟，靶子越美就越容易射中。

• 罗米欧 可是这一箭你射丢了；她可不肯轻易

被裘彼得的羽箭射中；她有狄安娜一般的才智，

而且她全身都被挂着贞洁的坚强甲冑，

爱情之神那无用的孩子的劲弓毫不能伤她分毫。

她不肯和爱情言语的围攻相周旋，

不肯和挑逗的眼风来会战，

又不肯袒开胸怀来接受那神仙也动心的黄金：

啊！她的美丽是无穷，可是爱情又那样稀少，

等她死了，美丽就要随着她毁掉。

般务利欧 那么，她是否已经发誓了至死保持她的贞洁？